

詩文叢書之一

門

會卓著



詩文出版社

詩文學叢書之一

門

魯迅

詩文學社版

(1944)

目 錄

誓	一
我底詩	二
門	四
獄	六
悼	八
青春	一三
斷絃的琴	一五
別前	一七

466236

生活

二〇

除夕

二五

抒情兩章

三〇

那人

三五

瘋婦

三八

拍賣

四一

埋葬

四四

母親

五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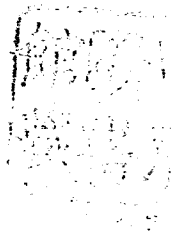
誓

希望的頂點是含笑的地

廣闊曠野的豪氣的歌聲是爾撒

我的籍是我的籍

一九四二，九月，北碚。



我底詩

使老者憶起溫鹽健康的昔日

使少女珍惜綠色的青春

使失去家園者懷念家園

使高牆下的囚徒因曠野而掙斷鎖鍊

使高貴者翹翹而且暴跳如雷

使受難者流出衷心的感激的淚

使這一代在血淚中看到將來的日子
使活在將來的人因不懂而驚異

是昨日的悼詞

是明天的召喚

是愛與恨氾濫後對感情閉門的衝打

是血與淚重重扭絞後滴下的苦汁

是一閃中擊過暗夜的電

——是我底詩

一九四二，夏，北碚。

門

莫正視一眼

對那向我們哭泣而來的女郎

曾經用美麗的謊言來欺騙我們的

是她；

曾經用前進的姿態來吸引我們的

是她；

而她，

在並不汹涌的波濤中，

就投進了

殘害我們的兄弟的人的懷抱。

今天，她又要走遠

我們友誼的圈子。

她說：她現在才知道

只有我們

才是善良的靈魂。

讓她在門外哭泣，

我們的門

不為叛逆者開！

一九三九，北碚。

獄

投出了鬱鬱的陰森的眼光，
從陰森的小屋；

伸出了削瘦的冰涼的手。

從冰涼的鐵欄格，

負着苦難的祖國，

又負着祖國給予你的苦難，

你年青的生命的力，

被拋擲在黑暗裏。

不是爲受苦而傷心，而忿怒，

忿怒而且傷心的是：

爲什麼要受苦？

.....

一九五九，黃梅樹

悼

一 祝福

風暴要隨黑夜來……

落日從鳩雲與烏雲之間放射的金線

如凝固的閃電

嘶喘着 擊撲着

瘋狂的海

勁盪着，掙扎着

瘋狂的海上的漁舟

白帆承負黑夜與風暴的重壓

洶湧聲響如求援的旗

船要掌舵

有燈塔，有路人

夜好黑，風好大，浪好險惡

未歸的海航者的平安呵

燃着燈亮的海岸茅屋中

披髮的少婦倚站在戰慄的窗前

守着未用的晚餐

凝望着大海

焦裕祿度誠的祝褔……

二 虎籠

鋒厲如尖刀的銳爪沒有用

輕輕一掃敵人倒的鐵尾沒有用

捕你的是陰謀的陷阱

囚你的是你堅硬的鐵籠

莽莽古偉的濶林

一嘯四岩回聲的荒谷

懷念不懷念？

正直的驕傲比屈辱的苟安更可貴

看籠者的鞭撻 遊客的嘲笑

能長久的忍耐嗎？

你林中之王

撲出去

向無羈的山野 向你子民們的王國

撲出去 撲出去呵！

三 頌落

流星是映照著愛者的晶瑩的淚珠

帶著聽不見的聲響落的

落了，落了，幾千年後的人們

閃着永不滅的生命的光

做落於荒地的巨蛋，萬它的碑

刻劃着老光輝的生命收斂程

不死的彗星依然是哨兵

作着明天的守望

一九四二，八月，北碚

青春

——懷念一個人

讓我寂寞的

踱到寂靜的河岸去。

不問是玫瑰生了刺

還是荆棘中却開出了美麗的花

——我折一枝，爲你。

被刺傷的手指滴下的血珠

搽上衣襟。

讓玫瑰裝飾你的青春
血漬裝飾我的青春。

一九四一，聖誕前夜，北碚。

斷絃的琴

將我底斷絃的琴送你。

從此不願再彈奏着它，
在你明月照着的綠窗前，
唱一支夜情曲。

因為我不願

讓時代的洪流滔滔遠去，

却將我的生命的小船
繫在你底柔手上，
濶淺於愛情的河灘。

我知道要來的

是怎樣難忍的痛苦。

但我仍以手

扼窒愛情的呼吸。

一九四二，四月，黃梅樹。

別前

要離開朋友們走了。於是接到了一些送行的詩篇。作為對他們的好意的感激，而且不免多少帶着一點傷感的情緒，我寫下了這首短短的東西。存在這裏，也算紀念。

我配起了我遺失的箱子

看不見的，鎖滿友情的箱子

太太墮下取暖的田野呵

夜色中沉睡的書卷呵

在你們熟識的面容前

我想起了在嘆息中滑走的過去；

蒼白的眼淚

帶着朝露謝落的花朵

年青的亮額前的皺紋

流淚的腳步踏碎的青春的影子

曾試飲一口愛情的酒

狂喜着在沙漠中掘到了清泉

又皺眉苦眼連酒杯一同扔開，摔碎

在痛苦中高笑着，在笑聲中

又流淚，爲了別人底淚

正直的言語，誠懇的詩篇

健康不健康的我們底心？

讓我先拷問自己

以拷問世界的長鞭

一九四三，一月，三日，黃梅樹。

生活

其一

不要責備生活

不要過分地埋怨它，使它臉紅

一切是自己造成的，用自己的手

發光的閃刺的詩篇

不能使你空空的口袋多一文錢

除了災難，痛苦

與賺出你的親人們的更多的淚水

擱淺在貧困的死港裏

不肯向天空發出一聲求救的訊號槍

你的衣裳鞋子破了

你的頭髮太長了

沒有不要錢爲你修補白帆的人

匍匐着，又爬行着

歌唱跳舞的城市

在我們，是沙漠

是狂風暴雨後的海岸

沒有一座我們願意走進的花園

沒有藍色，沒有年輕的愛情

缺少的，偏偏正是我們需要的……

孤傲地，寂寞地，荒涼地

然而不是俯首求憐地

生活的枯槁，在風雪的鞭打中

刺向灰色的天空

孕育着，生長着

來不來？綠葉的季節……

其二

在這為我們厭惡着

而離開後又眷戀的城市

一九四三，一月，重慶

住了一年，兩年

沒有你底家，也沒有我底

握一握手吧！

讓我們分開就在這熱鬧的十字街口

各人尋找不可知的夜去

看你扶正了歪戴着的鴨舌帽

可笑的搖擺着身子，走了

黑色的布大衣下面

閃露着一塊白棉絮

一點也沒有想到今天的晚餐嗎？

那樣驕傲地仰起頭……

我，又到那裏去呢？

我們常常流淚，爲了別人

而不是爲了一樣貧困無助的我們自己

在這個沒有冰雪的冬季

我們的生活與永遠流淚的天空

那顏色是諧合的……

一九四一，冬，八塘鄉

除夕

一

六……時……

這時候，教堂就開始敲響了

播滿全城的

靜穆莊嚴的晚鐘——

——他是從歐羅巴來的

說的是昔日美麗的法蘭西

我們都是來這失法的自己底鄉土

我想：

在這巨大的山谷中

爲什麼沒有一次歲暮的大雪呢？

爲什麼沒有紅燈籠，照亮

每一個家門底一年的最後的夜呢？

這棟的天氣，在我們底家鄉

還只是開始的秋天

……
每
個
家

都在爆竹的火花燃燒着的夜中

深深地低垂了頭。

——智識份子的懷鄉病

不健康的感情。

雖然也不是

只是回過拳戀的頭就不掉向前
而在感傷中埋葬了自己

二

微寒的夜與凍結的我們的心

將紅燭亮起来吧，起亮吧

昏黃的燈

憑空，祝福……

願不幸者不是永久流着不幸的淚

站在薄霧與硫磺的氣味

混合着的夜氛的窗前，

沉默的無涯的黑暗中

稀落地嵌映着

神秘的燈光

我想：在那下面

該有着無數的

熬受着長年苦難的靈魂

以原始的虔誠在祈禱

披着黑色的愁苦的外衣

受難的國度與受難的人民

屬於他們自己底狂歡夜

安排在時間無窮綫上的那一端呢？

不是今日，該也不是昨日的：

那時候還有在大雪中

穿着單薄的破衣

紫色的赤脚徘徊在街頭積雪中的

賣火柴的女兒，在火柴的微光中做夢

新年的陽光鋪在她的身上時

她有着含笑的嘴角與紅頰的臉上

明亮的眼睛不再睜開……

八塘鄉一九四二，十二月改舊稿

抒情兩章

一個小女孩告訴我春天來了

她不斷話。頑皮地

指一指手上的

河邊上帶來的青色的柳條

窗外跳動在積雪上的陽光

去不去？到化雪的山峯上去？

啊又來了在我年青時候的春天
在黃昏時，看見那邊林陰道上
走過來了期待着的少女那樣的
我歡喜。

早就等待着一聲號令的

溫暖的脈流氾濫了

脫下了需要晒一晒的衣裳

透明的

感情昇華成透明的圓柱體。

心像白雲

白雲像海鷗

那樣輕快的，矯健地，無羈

那樣音樂性的擊打着翅翼地
在藍色的天與藍色的海的空間
飛翔……

二

無風的月夜的海

一首沒有題目的詩

久久鳴響在心中的音樂

——春天的，春天的晴空呵！

藍

藍得這樣的深遠

這樣的與紫色的山峯接近

與我們举起的手接近

却又那樣的高了又高。

無法解釋，不可捉摸

不能自己地

就要溶解在你透明的懷抱裏了

——藍色的，藍色的晴空呵！

滾燙的血液在我周身加速地奔流

睜大了眼，屏住呼吸，一時說不出話

——如十七歲時底一個神聖的晚上

又一次，我經驗到生命底大喜悅

讓我在解凍的山峯上

傳情地歡唱而且舞蹈吧

再讓我靜坐下來，撐住翅

像哲學家那樣困惑地思考

怎麼能夠容許污穢、貪婪、殘暴……

還延生長在你耕暇的胸膛下呢？

——春天的，藍色的晴空呵！

一九四三，三，梅子街

(註)在貴州過了一個嚴寒的冬天，經歷了漫長的陰日，大雪，和打死人的冰雹，心情陰暗因為更甚於這個季節。在春天來了的第一個有太陽的早晨，我以最大的歡喜寫了這首詩。

那人

那人從北方披着一身風沙來了

那人穿着灰色的棉軍衣

臉是和土地同色的

兩眼炯炯閃光

和我走在重慶殘垣的街上

仍然有着擁擠的行人的街上

那人痛苦的皺了鐵眉

接着笑了笑

「我像是走進了古羅馬」

那人同我懷念北方不

說起童年的大雪的日子

我們在雪地上

撲雪人 打雪仗

那人說

「現在是真的在雪地上打仗了」

那人向我訴說

在戰爭中渡過的歲月

那兒說

「在戰地

我種一匹大白馬

現在送人了

但還很想念牠」

那人向我誇耀在北方工作的成績

但我告訴他

這裏是不像前方的

這裏的工作是很艱苦的

那人仍舊只是笑了笑

用右手拍着我的左肩

「正好 自由的空氣

呼吸得久了

再應該到後方來鍛鍊一下」

一九三九，冬天

瘋婦

她的蓬亂的長髮在旋風中飄散

她的帶着紅絲的眼中

閃閃着忿怒却又流溢着畏懼的光芒

她的鬆懈的唇角無聲地開闔

她突然併發的狂笑如尖刀刺進人的胸膛

她在遠遠處就閃避燈的人羣中亂跑

如一匹野馬狂奔在無人的曠野

要尋找你遺落的什麼呢？婦人呵！

你看黃昏的風雨從江上來

雨滴和污泥已洒滿你的破衣裳

雨太大了，家去吧，家去吧

她却癡癡地立在急雨的街心

緩緩地向天空伸出削瘦的雙手

是向人間渴求一份施捨嗎？

還是向不公平的命運索還報償？

倒下了，倒下了，泥潭做了她的搖床

撐着傘的行人笑嘻嘻地走來望望

「一個不正經的女人——被遺棄的，」

「一個瘋子！」人們又笑嘻嘻地走散了

只有尼爾，風雨帶起的

沉重的夜色，

蓋在她的漸漸僵冷的身上……

一九四二，夏，北碚

拍賣

蘆笙底單調的音色循環着

簡單的步伐搖擺地跳着

含混的土歌伊啞地唱着

並堆髻高高的盤纏在頭上

十字架形的白布交又在胸前

喘着氣，

流露着怯生的眼光

「四個赤脚的苗女

被包圍在嘩笑的人羣裏

誰丟一個銅元吧，誰？

「再來一個」的彩聲呼出了

輕薄的調笑擲過去了

噉噉噉地談論着，批評着

却是每一個人的手都緊緊地攏在袖中

誰丟一個銅元吧，誰？

不是歡嬉地，愉快地

在深山里森林間跳着的

在夜半情人底月光的窗下唱着的

原始底價素的享受與音樂
在生長它的土地上枯萎了
廉價地拍賣在小城底街上

一九四三，二月，貴州

埋葬

同志，安息吧！安息在我們的心中，只要你能獲得一點安慰，凡是你所需要的我們都無條件的交給你！在這殘酷的戰鬥中我們要鍛鍊出銅般堅硬的肩背，用肩背來荷載你以及所有的戰死者們的骷髏……

——東平

一 行列

秋日的黃昏與落葉的林子

陰霾的晚上與荒禿的峯巒

激揚的曠野的次奏

單調的鐘鼓的敲打

新寡的婦人的嗚咽

抬棺的力夫的吆喝

落葉被踐踏的吱鳴

合諧又不合諧的 交響着

波動滿殘葉枯槁的林梢

盪漾在荒山與荒山的空間

稀落的 悲哀的行列

走在枯潤的溪道側

冰冷的無表情的面容

過度的吹脹了雙頰

或是機械地搖動着雙手

吹鼓手們是開路者

頭蒙白布的女人隨後

流着淚捶着胸擰着通紅的鼻尖

雙眼是深陷而紅腫的

小脚急速的顫擡着擺動

未漆的單薄的白木棺材跟着她

四個彪壯的壯漢費勁的抬着它

提着裝滿錢的竹籃的幼童

將紙錢在晚風前沿路飄撒

淒涼的單調的音樂

淒涼的靜落的行列

走在秋日的黃昏的落葉的林間

枯涸的溪道側

到那裏去？——

到林子盡頭的山腰去

到山脚盡頭的冷谷去

到生命盡頭的待掘的坟地去

二 死者

「他生爾——？」

「生前

他底身體是先受傷的

尖銳的子彈旋進他的右胸

過多的流血濕死了他的呼吸

他底感情是受了傷的

他死了 死在他故鄉鄰近的異鄉

「他底出身？」

「他是從田間來的

噢！噢！他帶火藥氣的手

還殘留着土地的新郁香」

「他底家？」

「看就在山的那邊。」

「而現在？」

「沒有了。」

「被燬於敵人的砲火下。」

「他血汗澆灌的田地上，豐茂的稻麥。」

「喂養着敵人的戰馬。」

「他家裏的人？」

「他的獨子死傷於敵人的槍刺。」

「他的妹妹被敵人侮辱後跳井。」

他的母親倒斃在流亡的道上

那蒙着白布

走看傷心的哭著的是他的妻

「他自己？」

而他越過死亡地綫出來

過度的刺激使他如同瘋狂

他第一個加入人民自己的隊伍

他由懦怯變得勇敢

他善良而對敵人殘酷

他英勇的活躍在昨夜的偷襲裏

那偷襲我們勝利 而

他死

他死前

眼中流的是熱淚

胸前滴的是紅血

迷糊 輕微 氣喘的呼喚着

要的是他底不能復活的親人

他底毀去的田園

他底家」

「那麼 他底名字」

「他沒有名字

無名者

「他和無數崇高的死者共有的名字」

三 埋葬

冰涼與迷霧所籠罩的

冷谷間的淒寂的黃昏

苦蒿在霧露下垂頭

荒蔓的野草與人齊高

掘！

把鋤更高一點举起

更沉重一點落下

野草隨泥土撥開

掘一個谷

在深谷凹間掘一個淺谷

她癡癡的兀立

在灰暗的天幕前

如一棵萎縮的樹

她的臉是可怖的面具

已乾的淚痕是枯涸的小河

悲哀刻在他無神的眼中

鬆懈的下垂的唇角

和汗濕的皺紋堆砌的額前

她在昨日的苦難與今日的噩運之間

呈露着不能相信的驚疑——

一切都已失去

母親 妹妹 孩子

瓜齋 白羊 田園 矮小的茅屋

此刻

要埋靠是他朝夕中處的丈夫

揭的是她底心

陰森黑幽幽的松林間

貓頭鷹「咕咕」的悲啼

旋動的灰燼凌空盤旋飛盪

風在吹 風在吹

將單薄的棺木抬下去

抬到深谷凹間的淺谷裏去

將土堆上

(夜色隨墓坎一同合攏)

不是故鄉

這裏的泥土一樣芬香

(於是一個受傷的純樸的靈魂

將在綠色的泥土下長眠

漫漶的日夜與無盡的風雨伴你

青草年年掩蓋你不能開啟門扉

三尺單薄的白色棺木

不能埋葬你不死的悲哀與發光的希望

你底鄉土留在敵人的腳下

你底長槍留在同志的手裏！

安息吧 安息吧

勇士呵！

以生命爲誓

你們底親聯

我們自由底旗

尖銳的哭聲刺破暗夜而起

她如傾跌般的突然俯倒在新坟前

盪揚的 哀婉的

令人下淚的噴哪輕輕吹奏

燒錄的鏗鉅

在冰涼的夜氛下

閃閃着紅紅的火光……

一九四二，十月蓉改編

母親

母親，今夜，

在改鄉千萬里外的

坐落，在山腰的小村間，

初秋的風雨吹打着

紙糊的木欄格。

在油污的小桌前，

從跳動着的融融的燭光下，

我，看着你的遠方的來信。

幾年來，

當我從行囊中，

檢點出你手縫的冬衣時

我要想起你，

當我看見旁人的

慈愛而勤勞的母親時

我要想起你，

當我從報紙上知道

你居住的那個小城被炸時

我要想起你；

當我聽到或看到

一些女人的悲慘的故事時，

我要想起你。

此刻，

窗外是漾漾的初秋的雨夜，

桌前是你從遠方

寄過來的言語。

那每一個拙劣然而是一頭的字跡

如此沉重地

叩擊着我底心。

我似乎聽到了

你夜半的殷殷的叮囑

似乎看見了

當我離開故居時

一揚手中

你刻滿酸愁的臉，

一次又一次的讀着

那充滿着的悵憶與渴望

幾乎要從行間裏溢出的

來信。

想着你一生

不幸的悲苦的遭遇

我的淚水，如窗外的秋雨

淅然而落。

你出生在破落的農家。

紡織機，

和小溪邊洗衣用的光石，

和散發着穢氣的豬圈，

和低矮暗濕的廚房，

伴着你寂寞的少女的日子。

你來到我家的第三個春天

我底父親

那個在當時的新潮流裏打滾的

那個對你沒有一絲愛情

日夜都和你爭鬧着的

你底丈夫

棄你而遠走了。

——是什麼封住了你的嘴呢？

沒有一句詛咒

你只怨你自己的苦命。

含着流不完的眼淚

讓你青春的花朵

在孤獨中：

在比利箭還要刺傷你底心的

旁人譏嘲的眼光下

暗暗地凋落，

從此來園的一道竹籬

圍住了你的世界

你沒有止息的操勞

寂寞的俯身栽種着各種菜花，

牽搭着瓜藤，

或是坐在窗口

做着各種刺繡

窗外沸騰着喧嘩的大街

大街上的通地的陽光！

和你拉上了寬闊的鴻溝。

「封建」大碑緊緊的壓住你。

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艱辛的

耕耘着堅強的日月。

我十閉上眼

就浮現了

你那胖胖的身軀，

那有着裂紋的粗糙的手掌，

那浮腫的腳，

和那憂鬱而無神的

凝望着遠方的眼睛……

三

你慈愛地然而不是嚴厲地

束縛着我的童年

我就是你希望的種子，

你熱望着那結出的花朵的

鮮豔的顏色，

裝飾你的暮年。

我怎樣能夠忘却呢？

幼年時的那些夜間

當我犯了小小的過失

你是怎樣氣喘的咬緊着牙

搓着鞋板或雞毛帚，

狠狠地打落在我亂滾的身上。

然而，流淚的不是倔強的我，

而是你自己。

你放下了打我的武器，

你伏在床欄邊嚶嚶地哭泣。

你向我訴說着

一串串的苦辛。

你說：「類是苦命人。」

只指望你成人爭一口氣。

而你……」

願我……

當能夠蒼煙瀟瀟時，

就高高的飛出了家的牢籠。

將更無望的孤獨留給你。

將更無溫暖的無底的日子留給你；

將更沉重的悲哀與痛苦留給你：

我帶走的，只是你的

曾在飛身上寄托過高熱的希望

而已被撕裂的心。

四

現在使你生活在

那僻遠的省份的角落裏的

是誰？

驅逐你不會踏過故鄉卅里外的剝步

流落到陌生的面孔

陌生的官話的

外城中的

是誰？

使你告別了！

照過你青春的顏色的小溪的

告別了那如一支小船

遮蓋過你廿年風雨的故居的

告別了後園中

你手植的葵與瓜藤的

是誰？

你懷着過載重的心

異地的風雨摧打你。

守着日漸枯竭下去的錢袋，

你乃渴念着

過去即使是腐朽的

靜水的日子。

為時代的風暴所捲起的

和孩子们的母親

已被擲落在

黃的困苦的岩間呵！

而今

在你鬱鬱不能眠時暗夜

或是在你抽一口氣

放下你沉重的苦作時，

在你坐在防空洞潮暗的角落時，

在你遙望着遠天的白雲時，

你還爲你的孩子

默默的祈禱嗎？

你還盼望着你的孩子

帶件幸福的外衣

飛回你的懷抱嗎？

五

母親

只是因爲深深的愛你，

深深的愛着這一代，

如你一樣的

被時代的車輪

輾傷了的女人。

我熱望帶給你個幸福的暮年，

帶給後來的母親們的

不在如你們一樣悲慘的日月。

我

無數的你們的孩子

都在一滴一滴的

拋出自己的血汗，

用如石工一樣的手，

一鑿一鎚的敲打着

通往自由幸福世界的路，

因而，我不能回到你的懷抱，

不能走上你希望我走的路

不能戴上奴隸者的王冠

而又將那光榮分給你

我不能呵！

母親！

首信我；

當祖國底大地

被掙斷了幾千年來的鎖鍊；

當我們的草野

那茂密的林子間，

不再拴有敵人的戰馬，

當你久跋涉着迢迢的路回到故土時，

我一定要隨着黎明的光，

去叩開故居的門。

我一定要跪倒在你的腳前

求你：即使是一點頭的寬恕

一九四一，十月，冷水壩

詩文學叢書之一

門

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

著者：會卓

編輯者：邱曉崧 魏荒弩

出版者：詩文學社

昆明正義路盈吉巷二號
重慶民生路二百三十號附十一號

發行人：邱曉崧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印刷者：國語千字報

出版日期：民國三十三年九月

52.

506021

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漢審字第七五三號

社學文詩

門

8